

本书得到 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资助

陈伯吹论



◎ 王宜清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陈伯吹

王宜清
著

论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任天真

我们倡导天性、率真的阅读与成长

ISBN7-5324-6942-5 / I·24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伯吹论/王宜清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6

ISBN 7-5324-6942-5

I.陈... II.王... III.陈伯吹—人物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8884号



陈伯吹论

王宜清 著

周基亭 策划

费嘉 装帧

责任编辑 梁燕 美术编辑 费嘉

责任校对 陶立新 责任监印 万友明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字数:300千字 插页:4

版次: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陈伯吹先生 (1906-1997)

CHEN BOCHUI LUN



陈伯吹
10岁时

青年时代的陈伯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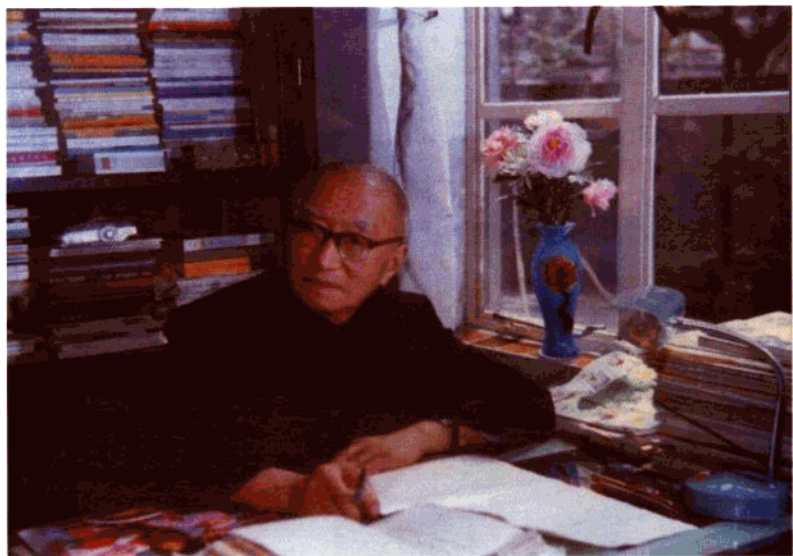
陈伯吹与孩子们在一起

亲爱的少先队员同志们，
诗和书籍交朋友吧。
你们在它们那里，
可以得到丰富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
陈伯吹
1957年11月22日于天坛小学。

陈伯吹题词手迹



1933年陈伯吹与母亲、弟、妹、妻子的合影



在家中书房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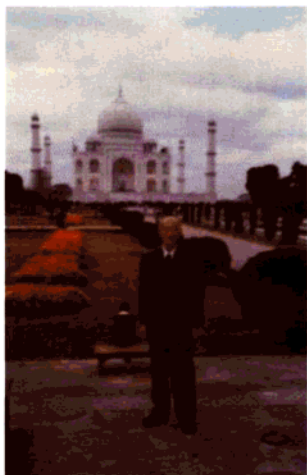
1988年陈伯吹荣获
“热爱儿童荣誉奖”



刘心武、严文井、陈伯吹



在新疆野外采风



在印度泰姬陵前



陈伯吹与日本著名作家前川康男、松居直

CHEN BOCHUI LUN

陈伯吹出席第 20 届 IBBY 大会



登上泰山



陈伯吹：一个世纪的缅怀与祝福

方卫平

—

这是一个缅怀的时刻。

这种缅怀因为适逢陈伯吹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愈加凸显出一种仪式性的意义。

坦率地说，许多年来，我一直对那些涵义贫乏或被强行添加上种种涵义的“仪式性”活动和事件存有某种戒心。因为在那样的“仪式”中，不仅形式常常大于内容，而且实际上，空洞的“仪式”里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容蕴含其中。

但是我相信，对陈伯吹先生的缅怀，将不会仅仅只是这样一种“仪式”。

因为，这是一个与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进程携手相伴穿越了漫长而广阔的文学和人生时空的名字。从 1927 年 3

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算起，到1997年11月与世长辞，陈伯吹先生的儿童文学生涯持续了整整七十个春秋。在20世纪的中国，以毕生的心力投身于儿童文学的创作、翻译、研究和编辑工作，心无旁骛，百折不挠，以最坚韧执著的人生方式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儿童文学事业相伴终生，陈伯吹先生堪称第一人。对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言，陈伯吹这个名字的出现和存在或许是一个偶然，但是，对于陈伯吹先生来说，这种相遇就不仅仅是一种偶然性的人生际遇，更是一种基于天性、本能、责任和禀性而造就的命运安排了。

陈伯吹一生曲折漫长的儿童文学生涯，使我们今天的缅怀具有了一种重返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及其许多重大时刻、重要现场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编辑实践方面，50年代儿童文学的批评和理论思考方面，七八十年代儿童文学的文学重建方面，陈伯吹先生都以其独特的文学经验、智慧参与了那些历史的创造和书写进程。而且，由于陈伯吹兼具作家、翻译家、学者、编辑等多重职业身份，他的职业生涯与所辐射的历史内容及其意味也就变得格外丰富，也格外厚重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伯吹先生及其一生的儿童文学活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鲜活而典型的历史标本。通过对这一标本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会在相当程度上触碰到一段历史的真实脉动，发现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艺术进程中隐藏着的丰富奥秘。

毫无疑问，就陈伯吹先生一生的文学经历而言，他并非总是处于被历史聚光灯映照着的文学舞台的中心位置。换句话说，并不是其所有的历史片断放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背景上来看都具有同等的意义和价值。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陈伯吹这个名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许多时刻和许多现场，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名词。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儿童文

学理论及其批评的建设进程中，陈伯吹先生的思考和声音，就曾经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存在。

十多年前，我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中曾经认为，儿童文学理论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却同样要受到它所依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受到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整体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也是这样。“随着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的萌发和蔓延，环裹着儿童文学研究的大气候逐渐使理论自身正常探讨和良性发展的可能性受到影响和制约，这种情形到1957年以后便突出地显现出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江苏少儿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00页）。那是一个一切儿童文学专业知识都被意识形态格式化的年代。可是，陈伯吹先生却以其天真的心性和对儿童、对儿童文学的最质朴的认识，做出了不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专业系统所兼容的理论思考，发出了在那个时代注定要被认为是“另类”和“异端”的声音——他提出了儿童文学作家、编辑要怀有一颗“童心”的著名观点。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在《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写道，“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那些被发表和被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

这些观点和言论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显然只有将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比较客观而准确地掂量出来。在一个左倾思潮不断酝酿、膨胀、肆虐的年代，陈伯吹先生却以其纯粹

而率真的理论直觉和知识勇气,脱离了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公共经验的控制,说出了被当时许多人遗忘或丢弃了的文学经验和常识。事实上,这些经验和常识本来未必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但是,在特定时代特定的话语环境中,它们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陈伯吹先生个人的经验,成为他个人坚守的儿童文学知识——这其中蕴含了多少具体的历史内容啊。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某些历史时刻,陈伯吹先生的存在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以纯真的知识理性和微弱的一己之力抵抗强大的意识形态暴力和特定的学术潜规则,他所带给中国儿童文学历史的不仅仅是一些可能更接近事物真相的专业知识,更是一种在特定时代极为稀缺的学术道德和人格品质。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这样说过,一种纯粹和整体的知识不能从特定的政治现实以及时代状况中获得,而只能借助于追本溯源,回到“尚未损害、尚未败坏的自然”来获得。撇开陈伯吹先生在儿童文学诸多领域里的贡献不论,仅以他在理论批评领域所做的工作来说,他在一个漫长时代里所进行的理论博弈,的确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果实。而我想说,在那样一些时刻,陈伯吹先生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特定的政治现实以及时代状况”的操控,回到了一种“尚未损害、尚未败坏的自然”状态中——是否可以这样说,他的天然质朴的性情,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保持了对童年的理解和理想,而这也许正是一种“尚未损害、尚未败坏的自然”状态吧。

二

1985 年 7 月,在昆明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规划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陈伯吹先生。陈伯老儒雅谦和,一派大家风范。会上会下,我的眼神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追随着陈伯吹先生的身

影。此后，几乎每一年，我都会有机会在各种会议上见到他。我也曾数次到位于延安西路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到位于瑞金路上的陈伯吹先生家中去拜访他。当然，在我的记忆中，最令我个人难忘和感到震撼的是1988年前后与陈伯吹先生的那场“笔战”。

1987年夏，我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读到了陈伯吹先生言词犀利的《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一文。这一年的岁末，我在阅读了陈伯吹先生近期的其他一些文章后，写下了《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之我见——兼与陈伯吹先生商榷》一文。该文不久以后发表在1988年第3期的《百家》杂志上。几乎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研究》也在1988年第4期上发表了刘绪源的《对一种传统儿童文学观的批评》一文。两篇文章分别从儿童文学思潮发展、儿童文学观的建构等角度，对陈伯吹先生的观点进行了讨论。拙文发表后，发行量颇大的《报刊文摘》以《方卫平与陈伯吹针锋相对》这样一个颇有些夸张的标题摘登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影响很大的《新华文摘》则转载了刘绪源的文章。这场“笔战”，一度成了80年代末儿童文学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

留在我记忆中并让我今天仍然感到震撼的并不是那场“笔战”中的观点及其碰撞，而是陈伯吹先生面对青年人的质询和商榷时所表现出的学术宽容和前辈风范。当时，《新民晚报》曾对这一“事件”有过一次综述性的报道。报道中特别提到，陈伯吹先生对年轻人的批评抱持一种欢迎的态度。不久，该报又发表了杂文家林放（赵超构）先生的文章《向伯吹老人致敬》。以林放先生的阅历，我知道他的“致敬”举动背后，一定是携带着许多历史内容和感慨的。

对我来说，那场争鸣事件也已经成为我个人在80年代后期一次难忘的学术经历，成为我个人在今天缅怀陈伯吹先生时，心底深处必然要泛起的一种特殊的经验和记忆。当我在历史的长河与背景中去回顾这一事件时，我真的会有一种记忆的震撼。

因为，在漫长的儿童文学生涯中，陈伯吹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地成为不幸社会生活的蒙难者，或者成为学术暴力事件的被冤屈者。然而，在 80 年代后期，当他以八旬高龄，宽容地回应和对待年轻人的挑战和商榷时，他已经以自己的仁爱和大度，为一段漫长的儿童文学历史，为改善我们褊狭的学术意识形态，为一个可能的学术清明时代的到来，给出了一个别致的注脚，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方向。

三

在陈伯吹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样一个时刻，还有一些或许比纪念性仪式本身更实在的事情等着人们去做。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朋友们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这部由王宜清撰写的《陈伯吹论》就是在他们的筹划、帮助和督促之下完成的一部评传性的研究著作。

评传性著作，资料的收集和研读工作无疑是最基础、最关键的。这部《陈伯吹论》在以往人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史料的收集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掘和推进。同时，作者对这些史料的解读和阐释也颇有新意，显示了独特的历史把握能力。例如，作者认为将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定义为“保守的”、“静态的”、“狭义(狭隘)的”，事实上并不准确。作者认为，“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研究，在纵向上看，明显地显示着几个阶段的变异。20 年代的激进与开放，30 年代的奋进与积累，40 年代的沉淀与激发，50 年代的审慎与缜密，80 年代的回顾与坚持，那么，这个变异的过程便不是保守、静态、狭隘这些话语所能涵盖的”。应该说，这样的把握和分析，是更接近历史真相，因而也是更具有说服力的。

读王宜清这本新著，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对研究对象及

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怀有的一种尊重和理解的学术理性。是的,即使是缅怀,我们也不能仅仅抱着一种仰视的心情将对象偶像化、神圣化;反过来,即便不是为了缅怀,我们也不能脱离历史,对研究对象采取不负责任的随意涂抹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一代研究者所显示的学术理性,或许正是一个漫长世纪的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历史馈赠。

在这样一个缅怀的时刻,这部著作的适时出版,就可能不仅仅只是具有一种仪式性的意义,我希望,它也将是一个新的世纪里,中国儿童文学历史的知识性转化进程中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因而,最终也将是其中的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

因此,纪念陈伯吹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就不仅仅是对一个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历史的回溯与缅怀,同时也是对一个新的世纪的遐想与祝福。

2006年5月29日

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章 宝山“铅色的童年”	1
一 罗店老屋的童年	1
二 私塾里的蒙学岁月	7
三 接触《无猫国》	11
四 高等小学毕业	17
五 两年师范讲习所	22
第二章 教学生涯的开始	28
一 朱家宅的教书先生	28
二 儿童文学的起点	31
三 《学校生活记》的影响	36
四 家庭之状日艰	40
五 国家之况多难	44
六 积极投身革命	48
七 革命与爱情的低落	51
第三章 “三位一体”(上)	59
一 爱的浓烈誓言	59
二 郑振铎的影响	66
三 《小学生》“主编者”	73
四 《穷孩子》的抒情回忆	78
五 战火下的愤怒时文	82

六	“阿丽思”现象分析	92
七	《儿童故事研究》	100
第四章	“三位一体”(下)	113
一	转投儿童书局	113
二	《儿童文学研究》	116
三	结识鲁迅先生	125
四	铁蹄踏碎了家园	130
五	战火下的呐喊	133
六	孤岛投笔为剑	137
第五章	重庆的短暂岁月	142
一	走出孤岛	142
二	奔赴国立编译馆	145
三	大后方的北碚	149
四	《小朋友》复刊	152
五	告别嘉陵江	158
第六章	“回归线上”(上)	161
一	返回上海	161
二	“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的成立	163
三	1948年儿童文学问题座谈会	169
四	儿童文学是否应该描写阴暗面的讨论	173
第七章	“回归线上”(下)	179
一	主编《现代儿童》副刊	179
二	反饥饿求生存的呐喊	184

三	起草“反美扶日宣言”	188
四	1949年5月前的几篇理论文章	192
第八章	走上阳光大道	199
一	儿童文学的春天到来	199
二	《小朋友》第一千期	200
三	筹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4
四	对外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认识	208
第九章	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216
一	关于“三只熊”进入语文教材的讨论	216
二	对寓言、童话在小学语文教材应用的关注	222
三	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	226
四	1955年的《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和进展》	229
五	《一只想飞的猫》	236
第十章	理论的争辩期	243
一	“以儿童的眼睛去看”	243
二	1956年关于“慧眼”的讨论	252
三	1957年的理论收获	261
四	《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	266
五	《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271
六	“最愉快的工作时期”	276
第十一章	“童心”和“童心论”40年	282
一	所谓“童心论”及其批判	282
二	关于“新童话”的讨论	291